

赵执信游咏高邮

□ 周游

闲读赵执信《钿山诗集》和李森文《赵执信年谱》，我发现赵执信至少五次行脚高邮，写过两首吟咏高邮的诗作。

赵执信（1662—1744 年），清代著名文学家，字仲符，号秋谷，晚号钿山老人、知如老人，山东青州府益都县颜神镇（今属淄博市博山区）人。他少年得志，十四岁便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进士及第，后出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然而，二十八岁那年，因在佟皇后丧葬期间观看了洪昇所作的《长生殿》戏剧，他被弹劾革职，从此心灰意冷，五十年间未曾再仕，而是游历于山林之间，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其众多的旅行经历中，高邮无疑是一个让他情有独钟的地方。

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秋，赵执信南游经过高邮，挥毫写下《高邮》，诗云：

不见秦淮海，烟波恨不平。
空馀半钩月，犹照覆盐城。
柳带平阿暝，珠涵甓社清。
扣舷歌楚些，渐沥动商声。

此诗为怀念北宋著名词人秦观而作。起联点出舟过高邮，以不见前贤为恨。甓社湖烟波浩渺，仿佛承载着诗人无尽的遗憾与不平，暗示着对文坛失去如此才子的惋惜。颌联“空馀半钩月，犹照覆盐城”，半轮明月高悬夜空，其清辉洒落在孟城上，营造出一种静谧而深远的氛围。此句不仅描绘了高邮夜景，更寓含了诗人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与感慨。颈

联“柳带平阿暝，珠涵甓社清”，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甓社湖畔柳丝低垂、暮色苍茫之景，以及湖光粼粼、清澈见底的画面。这两句诗不仅展现了甓社湖的自然之美，更寓含了诗人内心的澄净与超脱。尾联“扣舷歌楚些，渐沥动商声”，诗人以扣舷而歌的方式，抒发内心的情感。楚些，指楚地的歌曲，此处借指诗人的歌声。商声，为古代五音之一，此处形容歌声的凄清哀婉。诗人在甓社湖畔，面对着浩渺的烟波和静谧的月夜，不禁心生感慨，以歌声寄托对往昔的追忆和对现实的感慨。诗人运用了与高邮有关的典故，寄予怀念之情，尤其“柳带平阿暝，珠涵甓社清”，兼含喻世之意。全诗含蓄委婉，发人深思。

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山东遇到特大干旱，庄稼颗粒无收。据《续修博山县志》记载：“甲申大饥，人相食，次年亦如之。”因此，赵执信这年秋天南下逃荒，再次经过高邮。此时的高邮正遭受特大水灾，哀鸿遍野。赵执信目睹灾民的苦难，含泪口占《碧波行（高邮）》，诗云：

碧波吞日斜红浅，湖溟天低觉秋远。
行舟欲泊何处投，一线堤烟万家满。
遥村近郭人无余，相将草草堤上居。
犹争堤前一寸水，且免一日湖中鱼。

天公不检骄龙怒，偏向此邦

夜行雨。

眼看无地可容波，终恐平沈赴江去。

连江千里号悲风，无由吹入长杨宫。

翠华春日此徘徊，何不却趁清秋来！

这首诗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日夕舟抵高邮甓社湖时所见到的悲惨景象：碧波万顷的湖面，夕阳余晖轻轻洒落，湖天相接，无边无际，尽显壮阔之美。然而，行舟欲泊却无处可去，远处一线堤岸上的炊烟袅袅升起，万家灯火若隐若现，与眼前的荒凉景象形成鲜明对比。村庄与城郭荒凉无人，人们为了躲避水患，纷纷在堤岸上草草搭建居所。渔民们迫于生计，于堤前争分夺秒，竞相占据每一寸水域，艰难维系着生计的脆弱平衡。诗人以夸张的手法，将连绵不断的秋雨比作骄横的龙怒，表达了对天气无常的不满与无奈。同时，他深感悲痛，对康熙皇帝只来游幸而不来考察灾情表示了讽刺。此诗既着眼堤上，又放眼周围；既批评当前，又想象未来，内容深广，结合实际，尖湍有力。

透过赵执信两首游咏高邮诗作，我们得以一窥这位文学大家的高邮印象：在《高邮》一诗中，他以景寓情，情景交融，展现了诗人对甓社湖景的欣赏及对前贤秦观的缅怀；在《碧波行（高邮）》一诗中，他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甓社湖的壮丽景色与百姓生活的艰辛，表达了对灾难的深深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这两首诗作不仅是文学瑰宝，更是历史见证，让我们在品味诗歌之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游景点一般，盛行旅拍之风，柳江桥更是其中的打卡热地。一会雍容华贵的大唐佳人款步而过，一会三两身着轻纱素雅的婉约宋女衣袂飘飘，一会又有那一身神秘黑色霓裳的西域风情女子翩然而至。镜头之下，她们或凭栏远眺，美目盼兮；或倚柱沉思，仪态婀娜。静静流淌千年的柳江倒映着她们的情影，一时间竟分不清究竟是她们前来探望柳江，还是柳江又逢旧识。

横跨柳江的鹊仙桥是裕后街的醒目地标，夜晚的鹊仙桥更是游人趋之若鹜的打卡胜地。深邃澄澈的蓝色灯光映照出弯弯桥拱，桥上两层七彩灯带交相辉映，绚丽旖旎，仿若银河倾落人间，又似织女巧手织就的梦幻锦缎铺陈于柳江之上，令人刹那间恍惚难辨，是天上宫阙，还是人间烟火宛如星河灿烂。

鹊仙桥东岸，一座高耸的马头白墙建筑，夜晚幻化为一方巨型荧幕，光影变幻间，牛郎织女跨越时空深情相拥，秦观的《鹊桥仙》徐徐在画面铺展、流淌，那一行行古韵悠悠的词句，似低吟着亘古不变的浪漫盟誓。桥畔，一对对脸上洋溢着甜蜜喜悦与羞涩之意的情侣，想必正在庄重许下心愿。此时的裕后街，沉浸在一片浪漫欢愉的爱意氤氲之中。

历史与现代相拥，自然与人文交汇，裕后街大气磅礴，美轮美奂。当下，郴州精心编织的文旅锦绣仍在延展，秦观文化作为重要方块，续写着古韵新章。

秦观一生短暂如流星划过，然而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似那流淌千载的柳江，长流不息永不干涸，润泽后世惠及千秋。郴州，已然不仅是湘南版图上一个标识，在秦观笔墨的滋养下，还是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我经常去枕水湾跑步，亲历了它的秋季。奔跑在秋天里，虽一时一地，也值得体会。

枕水湾，位于高邮老城区北端，但语叫“贴的北头”。从大运河高邮城区段头闸放出的流水奔腾而下，沿头闸干渠向东南而行两千余米，注入东西向的老横泾河，灌溉着高邮市运河以东大片土地。头闸干渠、老横泾河依傍大运河，形成了一片小小的三角洲，为枕水湾。

枕水湾，一个诗意的名字。枕水而居，卧听潺潺流水，怡然入梦，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人生的本质是一首诗，人是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这地方并不遥远，却还不为很多高邮人所熟知。诚所谓，只要有一双发现美的慧眼，诗和远方就在身边；或者说，路虽近，不行不至，虽在近处亦似远方。

经过春天萌发，夏天繁育，枕水湾迎来了它的秋季。

秋季从哪一天开始？节气安排自有它的铁律，但从我的体验来说，秋季是从燕子南飞的那一天开始的。立秋、处暑时节，依然动辄冒汗，暑热难当，与炎夏别无二致。白露前一天，在枕水湾上下四处掠飞的燕子忽然不见了，别处的也一样。很奇怪，这燕子仿佛得到了什么号令，齐刷刷地飞走了，绝无一只滞留，真是节令如律令。可此时气温并没有变化，炎热如故。但过了三四天，太阳的毒辣劲明显减退，天气开始转凉，此刻，想必燕子正奋翅飞翔在去东南亚乃至澳洲的万里征途吧。

青翠的梧桐叶开始有了深深浅浅的变化。这些站立在枕水湾步道两旁高大的树木，是秋季最为显著的物候见证。阔大的梧桐叶此时被缓缓而过的日华调变了色彩，深绿、浅绿、浅黄，色彩变幻，层次丰富。从树叶的缝罅间，射下金色的光柱，温暖而梦幻。藏在枝干上的秋蝉发出长长短短的鸣叫。一切显得岁月静美的样子。我常想象着，能拿起画笔，来细心涂抹这斑驳的光影、色彩，描绘一幅幽静旖旎的风景油画。

梧桐叶随着深秋的到来，逐渐由浅黄变成深黄，一阵秋风吹过，如蝴蝶般飞舞而落，草坪上堆上了一层落叶。时常有人来此拍摄。踏着松软的树叶，伴以飞舞的树叶作背景，画面斑斓而绚丽，秋天之美于此定格，留下了一幅幅珍贵的记忆。

枕水湾的西侧，沿大运河的坡脚，有一道长长的晚饭花带，绵延七百余米。这些从路边的灌木丛里冒出头来的晚饭花，红红火火，轰轰烈烈，灿若云锦。我觉得，晚饭花颇有平民性。一朵喇叭状细小的花朵，毫不起眼，但是这么多花朵挤挤挨挨地开放，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多得不得了的红花”，就蔚为壮观了。晚饭花在黄昏四五点钟开得最为热闹，故而得名。农耕时代人们晚饭吃得早，天黑而眠，不费灯油。黄昏时分，晚饭花齐齐绽放，耳边仿佛响起小时候母亲悠长的呼唤：“二丫头——家来吃晚饭喽——”

此处的晚饭花是野生的，虽无人莠弄，开得很却繁盛，茂密的花头遮盖了精心种植的灌木。沿途走过去，可

春分刚过，已近清明。天气晴朗，春意融融，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冲动——去高邮湖边看日落去！

下午四时许，我漫步在高邮湖堤，等待着夕阳将最后一抹温柔洒向湖面，万物都被染上了金色的光辉景象。堤岸渐次热闹起来。有叫卖手工编制花的老奴，有举着糖葫芦嬉闹的孩童，最活泼的要数在湖堤旁争放风筝的少年，那拖着长尾的纸鸢在云端游弋，与远处斜插青天的桅杆遥相呼应。

日落时分到了，只见天际的云絮渐渐染上橘红，湖水如同一面镜子，倒映着天空中那抹橘红色的晚霞，美得如梦似幻。太阳缓缓西沉，将最后一抹余晖洒向湖面，波光粼粼，仿佛置身

枕水湾之秋

□ 马向阳

以嗅到浓郁的花香。忽然有一天，来了一帮园丁，修剪灌木——这是他们的任务。世间的东西，往往你视若珍宝，在别人的眼里却如同草芥。不过，这晚饭花确实是草啊，此刻被拉扯得干干净净，只有零星的花苗躲在灌木丛的底部，这让我想起了一进荣国府躲在刘姥姥背后的板儿，村野小儿不能见得大世面。这小小的花儿，因了汪曾祺先生的描写，而有了文学意蕴，可也算是高邮市花的热门候选，此时元气大伤，不知来年能否恢复生气。

荷塘里起先还有一两朵晚开的荷花，在秋风中瑟瑟地开着，终于在一场秋雨中凋谢。留得枯荷听雨声，是一种秋日里的意境。秋雨凄迷，雨打枯荷，雨声错落，引发无限惆怅。雨滴落在荷叶里，汇聚成晶莹剔透的一颗，在欹侧摇摆中滚来滚去，叭嗒一声跌入水面，惊吓了傻傻读荷的鱼儿。嫩绿的叶肉渐渐消蚀，丰腴的叶盘被镂空，剩下叶脉相连，夏日葱绿不再，时光刻下了它的痕迹。这颇有侘寂这一美学意蕴，外表残败而内具美感。

芦穗发出银色的光芒，在秋风中摇曳。殷红的枫叶，金黄的银杏叶、桤树叶、樱花叶，粉红的栾树叶，锈红的红杉林，让枕水湾里似云如霞，绚丽多彩。

到枕水湾打卡的人多起来了，休憩、健身的人多起来了。昔日的化工企业污染之地，成了市民观赏游玩的好地方。

有一帮音乐发烧友，他们都是从工厂退休的老人，经常在枕水湾公园里自得其乐地吹拉弹唱。其中的一位，我非常熟悉，多年前我在工厂工作时的工友师傅，风华正茂时下乡当过知青，把青春的岁月洒在了广阔天地。在水乡横泾插队时，冬天卷起裤腿赤脚下到结冰的水田里拉犁。后面一人扶着犁把，前面两人弓腰拉着纤绳。用草绳把棉袄扎牢在腰间，以防弯腰时棉袄下摆沾水而濡湿。赤裸的两条腿布满被水田里的冰凌划出来的血痕，寒冷刺骨。问农民为什么不牛拉犁，答这样干牛吃不消。听起来有点荒唐，其实也是那个依靠人力畜力年代农民无奈的选择。牛是宝贵的生产资料，全年用牛的地方多了，当然不能用坏了。时代仿佛很遥远，可经历的人就在眼前。后来他返城进工厂做了工人，也是一把好手，整天在机床捣鼓着小发明小创造，工厂的光荣榜上经常有他的名字。企业改制买断工龄后走上自谋生计之路。此刻，头发花白的他佝偻着身子，一手不太利索地拿着麦克风，忘我地唱着老歌。他会想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吗，他会抱怨命运的不公和生活的坎坷吗？在与他的交谈中，已感受不到他的不甘、怨愤和叹息，有的只是淡然的回忆和当下的自娱自乐、人生自洽。

我还是想起了：侘寂——沧桑自有风华，一如秋色烂漫。

高邮湖日落

□ 杨杰超

于一幅美丽的画卷中。最妙的是那些泊在浅湾的渔船，此刻都成了镶着金框的剪影，桅杆斜斜地指向正在西沉的太阳。岸边举着相机的人们屏住呼吸，快门声此起彼伏，却都成了这幅水墨丹青里无关紧要的注脚。

站在高邮湖边，观赏美丽的日落，这幅美丽的画面给我启示：我们要坚持不懈地追求我们的目标；犹如红云翩翩起舞，我们也要积极向上地奋斗；犹如湖面上闪烁的水波，我们也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起伏和挑战。